

第二五四册

明倫彙編

宮闈典

外戚部

(卷)
一五—二六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宮闈典

第一百五卷目錄

外戚部列傳三

漢三

王莽

班旌

班祿

趙欽

傅喜

丁明

馮野王

馮立

衛寶

班伯

班嗣

趙臨

傅晏

傅商

丁滿

馮遂

馮參

官闈典第一百五卷

外戚部列傳三

漢三

王莽

按漢書本傳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遊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

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敦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其閭上谷都尉陽並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未始元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教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與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惡莽兄未為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字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為九卿先進在莽右莽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二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

為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傳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聞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車駕乘綠車從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士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復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朱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施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

具寶劍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瘡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琛耳即解其琛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傳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尙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爲大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脩飭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爲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孝平皇帝帝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傳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傳致其罪爲請奏令郡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傳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祿祿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

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思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召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始封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賜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召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記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嚳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令願獨條光等功賞復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廂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辭以疾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莽遂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閔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

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爲傳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爲太師與四輔之政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戶以舜爲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廟封豐爲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豐爲少傅皆授四輔之職嚳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郡國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爲承陽侯食邑三千四百戶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爲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德爲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嚳其爵邑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僚衆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於帝期於致平毋違朕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嚳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羣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錄寡思澤之政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既說衆意又欲

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有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勤職末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倖矣莽欲以虛名說太后白言親承前孝哀丁傳者侈之後百姓未瞻者多太后宜且衣綳練頗損膳以視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以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闊略思慮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供養惟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闔國不蒙佑皇帝年在襁褓未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執當統之是以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以儉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誠未皇於輕靡而備味庶

幾與百僚有成其勛之哉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執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爲國莽念中國已平惟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議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尉賡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驗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木王相封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信鄉侯修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襄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

重宗廟孝之至也修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共三千三百萬予十一股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亡幾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二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陳崇時爲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疎相善疎者博通士爲崇草奏稱莽功德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東脩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被諸父赫赫之光財饒執足亡所悟意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衆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惠於故舊薦於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矣及爲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周公誅管蔡季子鳩叔牙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寡不畏彊圉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據彼面刺幄坐之義倂惑之雄朱博之囁嚅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一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降如髮詩云人之云亡邦國

珍額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傳氏有女之援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則必同憂斷金相翼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冤更徵遠屬事執張見其不難矣賴公立入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肝衡厲色振揚武怒乘其未堅厭其未發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雖有楞里不及回知雖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更爲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稔令邯鄲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公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皆以周公爲比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公之謂也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今今蓋垂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割財損家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自給物物印市日

開亡儲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金錢獻田殫盡舊業爲衆倡始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衆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祇以振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如圍葵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婁省朝政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述雅素審知黑白詩云風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錫元圭周公受郊祀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揆公德行爲天下紀觀公功勳爲萬世基基成而實不配紀立而褒不副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遺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繇旄頭壹明獎噲封二千戶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機祿皆爲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噉封者三人延及兄弟夫絳侯即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執其事雖醜要不能遂霍光即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

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微之累及至青戎標末之功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實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于皆封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侯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爲國也臣愚以爲宜快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勅盡伯禽之賜無違周公之報今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天下幸甚太后以視羣公羣公方議其事會臣寬事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

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傳撓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太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弟元爵關內侯皆畱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在衛后傳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為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之莽奏言宇為呂寬等所誣誤流言惑眾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桀素非議己者內及敬武公主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大司馬護軍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辜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為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

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草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羣吏母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千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韍封公千男二人安為襄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千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祇事邪將當遂行其賞還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韍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為入尤多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以尊皇后非為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祇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祇事上書言臣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

侯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於四海臣愚以為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韋如相國朕親臨授焉莽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忤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羽林羽林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言之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統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記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宣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與今安漢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四年於茲功德爛然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越若翔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驪馬二駟詔曰可其議

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曰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奔走百蠻並臻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於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為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汚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等輔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於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伍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陛下不忍眾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問非則臣莽當被誣上誤朝之罪如無他譴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幸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於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

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雖曉諭罷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厭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於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今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聖瑞畢臻太平已洽帝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與如合符者也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臣請命錫奏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於前殿延登親親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前公宿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以彌亂發姦登大司馬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妄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昌邑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歸於第家為賊臣所陷就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於公引納於朝即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和元壽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天下和會大衆方輯詩之靈臺書之作雒鎬京之制商邑

之度於今復興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尋舊本道遵衛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早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眾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位為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乃遂及厥祖於戲豈不休哉於是莽稽首再拜受綬袞袞衣裳瑒瑒瑒瑒句履覺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拒鬯二白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宗官視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衛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為門衛當出入者傳籍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以楚王邸為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衛祖廟廟及寢皆為朱戶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廟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以重國也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許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為市無二賈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剝歃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為列侯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惟西方未有加過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人口

可萬二千人願爲內臣獻鮮水海九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爲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文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藟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凰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象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爲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冬焚惑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秦時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騰置於前殿勅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適選元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

以爲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壽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居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元孫二十三入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元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此遭際會安光漢室遂同殊風至於制作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載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厭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縣爲安漢公采地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書曰我嗣事于孫大不克共上下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裴諶乃亡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十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

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纘纘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祚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祚服天子執冕背斧依於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子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官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元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爲太傅左輔甄豐爲太阿右拂甄邯爲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疎之從兄也疎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疎因爲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棄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宗室爲始登用九族爲先並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

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得比肩首復爲人者
熒然成行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
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
下喁喁引領而歎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國家所以服
此美膺此名譽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景
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
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最夜屑屑
寒暑勤勤無時休息孽孽不已者凡以爲天下厚劉
氏也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論至意而安衆侯崇乃
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應與兵動衆欲危宗廟惡
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
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
棄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同
時斷斬懸頭竿杪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爲計若此豈
不諄哉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則諸其宮室
以爲汙池納垢濁焉名曰凶虛雖生菜茹而人不食
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辨社諸侯出門見之
著以爲戒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奮衣手劍而
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
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應聲淅地則
時成創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
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
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爲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
鍤馳之南陽諸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
以賜諸侯用求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
惡視四方於是莽大說公卿曰皆宜如嘉言莽曰太
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

見萌芽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
孝著焉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爲師禮侯嘉子七人皆
賜爵關內侯後又封諫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
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關不如巧爲奏莽又封南陽吏
民有功者百餘人汙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皆汙池
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
填海內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
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殿廚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
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爲攝官府爲攝
殿第爲攝宮奏可莽曰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
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郡步兵將
軍建皆爲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
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幸衡同心說德合意并力功德
茂著封舜子匡爲同心侯侯侯爲說德侯光孫壽爲合
意侯豐孫匡爲并力侯益郡建各三千戶是歲西羌
龐恬傳幡等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
程末末奔走莽誅末遣護羌校尉費貳擊之二年春
費貳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
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
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輪御府受直然卒不與
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奔命立嚴
鄉侯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
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郡國疑貳衆十餘萬
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諸鄉廟放大誥作策
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論以攝位當反政孺子
之意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阨塞

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義相與謀曰諸
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且十萬人
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拒之以太保甄邯爲大
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枝節右把鉞屯城外王
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
司威陳崇使監軍上書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
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威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
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
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幽仍破詔文始書反幽大
敗制書始下反幽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
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三年春地震大赦
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
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
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
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
賞焉至於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
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
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
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
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
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
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爲亡道殘滅諸侯以爲郡
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
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
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與滅繼絕以末世是以大
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幽流言東郡
逆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

厥幸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為號槐里以武為號翟義以鹵為號羣臣復奏言太后脩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背依踐祚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宜進二子爵皆為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為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曰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為新舉公賞都侯臨為褒新公封光為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為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與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委任安漢公宰尹羣僚衡平天下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儒

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日月之不可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體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為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顧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總綏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總綏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寶况令殺之况為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眠孰與長孫中孫遂母子自殺及兄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令光子嘉嗣爵為侯莽下書曰過密之義訖於季冬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大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三世三七之厄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

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於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詆說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識書臧蘭臺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詒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其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眾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視即真之漸矣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為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

高廟拜受金匱神璽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不以德託於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卽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武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按王莽全傳載節號部茲於始建國元年以後俱不載

班伯

按漢書班氏叙傳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晉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釋故名穀於釋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壁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七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壹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况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爲婕妤致仕就第賞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况生三子伯旂穉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晏昵殿客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

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繡統絳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卽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疎息伯至請問者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誅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適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臬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眠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輟坐張畫屏風畫紉醉踞妃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紉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適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譁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

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憚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聞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迺出放爲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虛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光祿大夫伯還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論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感惜焉

班序

按漢書班氏叙傳序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序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序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

班嗣

按漢書班氏叙傳嗣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交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脩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挂聖人之罔

不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攀既繫攀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

班穉

按漢書班氏叙傳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穉獨不敢答哀帝即位出穉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穉而弟畜穉旌之卒也脩總麻賻贈甚厚平帝即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穉無所上琅邪太守公孫闔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闔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閔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羅咎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常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戚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未指以駁譏趙李亦無間云

趙臨

按漢書恩澤侯表成陽節侯臨以皇后父侯二千石末始元年四月乙亥封五年薨元延二年侯訢嗣建平元年坐弟昭儀絕繼嗣免徙遼西

趙欽

按漢書恩澤侯表新成侯欽綏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皇太后弟封一年建平元年坐弟昭儀絕繼嗣免徙遼西

傅晏

按漢書恩澤侯表孔鄉侯晏以皇后父侯三千戶又益二千戶綏和二年四月壬寅封六年元壽二年坐亂妻妾位免徙合浦

傅喜

按漢書本傳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京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爲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而女爲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爲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脩繁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遭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

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頗漢散萬金以疏亞夫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適徙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傳賢者皆嫉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傳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妻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賜諡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

傅商

按漢書恩澤侯表汝昌侯商以太皇太后從父弟封千戶後以奉先侯祀益封凡五千戶建平四年二月癸卯封一年元壽元年坐外附諸侯免元壽二年五月侯昌以商兄子紹奉祀封八月坐非正免

丁明

按漢書恩澤侯表陽安侯明以帝舅侯五千戶綏和

二年四月壬寅封七年元始元年為王莽所殺

丁滿

按漢書恩澤侯表平周侯滿以帝舅子侯千七百三十九戶綏和二年五月封元始三年坐非正免

馮野王

按漢書馮奉世傳奉世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後宮為元帝昭儀長子譚為校尉譚弟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爲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爲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爲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祢祖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冤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爲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官親屬以野王爲比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

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

河隄因拜爲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爲野王言曰竊見今日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調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爲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於家子座嗣爵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

馮遂

按漢書馮奉世傳譚弟遂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廉爲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爲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末舉茂材爲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郡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爲都尉時言河隄方

略在溝洫志

馮立

按漢書馮奉世傳譚弟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舅出爲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智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爲東海太守下涇病瘳天子聞之徙立爲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述年老卒官

馮參

按漢書馮奉世傳奉世子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爲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參昭儀少弟行又救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以數病徙爲寢中郎有詔勿事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爲上河農都尉病免官復爲渭陵寢中郎末始中起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爲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爲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故封王舅參爲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畱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爲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誦節卑體視有

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恆操項之哀帝卽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衛寶

按漢書外戚傳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爲宣帝婕妤生楚孝王長女又爲元帝婕妤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平帝年三歲孝王薨代爲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莽迎中山王立爲帝莽欲誦國權慙丁傳行事以帝爲成帝後母衛姬及外家不得至京師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賜帝舅衛寶寶弟元爵關內侯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卽私與衛寶通書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傳舊惡幾得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宮闈典

第一百六卷目錄

外戚部列傳四

後漢一

樊宏

郭况

陰典

馬廖

馬客卿

竇憲

樊儵

陰識

陰就

馬防馬光

馬嚴馬敦

宮闈典第一百六卷

外戚部列傳四

後漢一

樊宏

按後漢書本傳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而氏焉為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勦力財利歲倍至乃

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辟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為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族親屬作營壘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兄子尋元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諡為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勅驃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

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慚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槨一臧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諡曰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于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為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萬

樊儵

按後漢書樊宏傳宏子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宗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餽粥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土校尉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識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為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者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東平王徙封儵燕侯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

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賻甚厚諡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坐死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儵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餚每輒擾人吏以爲利儵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郡並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柳梵爲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

郭况

按後漢書郭皇后紀后眞定豪人也爲郡著姓父昌讓田宅財產數百萬與異母弟國人義之仕郡功曹娶眞定恭王女號郭主生后及子况昌早卒郭主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更始二年春光武擊王郎至眞定因納后有寵及即位以爲貴人建武元年生皇子彊帝善况小心謹慎年始十六拜黃門侍郎二年貴人立爲皇后彊爲皇太子封况縣蠻侯以后弟貴重賓客輻湊况恭謙下士頗得聲譽十四年遷城門校尉其後后以寵稍衰數懷怨懟十七年

遂廢爲中山王太后進后中子右翊公輔爲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徙封况大國爲陽安侯后從兄竟以騎都尉從征伐有功封爲新野侯官至東海相竟弟匡爲發干侯官至大中大夫后叔父梁早終無子其壻南陽陳茂以恩澤封南縣侯二十年中山王輔復徙封沛王后爲沛太后兄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綵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爲金穴二十六年母郭主薨帝親臨喪送葬百官大會遣使者迎昌喪柩與主合葬追贈昌陽安侯印綬諡曰思侯二十八年后薨葬於北芒帝憐郭氏詔况子瑱尙清陽公主除瑱爲郎顯宗即位况兄典弟舅陰識陰就並爲特進數授賞賜恩寵俱渥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永平二年况卒贈賜甚厚帝親自臨喪諡曰節侯子瑱嗣元和三年肅宗北巡狩過眞定會諸郭朝見上壽引入倡飲甚歡以太牢具上郭主冢賜粟萬斛錢五十萬永元初瑒爲長樂少府子舉爲侍中兼射聲校尉及大將軍寶憲被誅舉以憲女壻謀逆故父子俱下獄死家屬徙合浦宗族爲郎吏者悉免官新野侯况初爲騎將從征伐有功拜東海相永平中卒子嵩嗣嵩卒追坐染楚王英事國廢建初二年章帝詔封嵩子勳爲伊亭侯勳無子國除發干侯匡官至大中大夫建武三十年卒子勳嗣勳卒子駿嗣永平十三年亦坐楚王英事失國建初三年復封駿爲觀都侯卒無子國除郭氏侯者凡三人皆絕國

陰識

按後漢書本傳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

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遁楚爲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乃以識爲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清陽杜衍冠軍胡陽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隨貴人至以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爲關都尉鎮函谷還侍中以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如虞延傅寬薛悺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爲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諡曰貞侯子躬嗣躬卒子瑒嗣末初七年爲奴所殺無子國絕永元年都太后以瑒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女爲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

陰興

按後漢書陰識傳識弟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實然門無俠客與同郡